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三至二百六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王爾熙

謄錄監生臣陳觀龍

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三

無賴一

劉誡之　宗玄成　孟神爽

飛騎席人　韓令珪　李宏

長孫昕　張易之兄弟　劉懷恩

宗之遜　張幹等　彭先覺

張德　士子吞舍利　劉子振

荆州鸎劉者

劉誠之

唐天授年彭城劉誠之粗險不調高言庳語凌上忽下恐嚇財物口無關鑰妄說妖災從萬年縣尉常彦瑋索錢一百千云我是劉果毅當與富貴彦瑋進狀告之上令二給使先入彦瑋房中下簾坐牎下聽之有頃誠之及盧千仞至於廳上坐談話彦瑋引之説國家長短無所忌諱給使一一紙筆抄之以進上怒令金吾捕捉親

問之具條遂腰斬誡之干仞處絞授彦瑋侍御史出朝野僉

載

宗玄成

唐老三衛宗玄成邢州南和人祖齊黄門侍郎玄成性

粗猛稟氣兇豪凌轢鄉村横行州縣紀王爲邢州刺史

玄成與之抗行李備爲南和令聞之每降階引接分庭

抗禮務在招延養成其惡屬河朔失稔開倉賑給玄成

依勢作威鄉豎强乞粟一石備與客對不命玄成乃門

外揚聲奮背直入備集門内典正一百餘人舉牒推窮强乞是實初令項上著鏁後却鏁上著枷文案既周且決六十杖下氣絶無敢言者出朝野僉載

孟神爽

孟神爽揚州人禀性狼戾執心鴆毒巡市索物應聲即來入邸須錢隨口而至長史縣令髙揖待之丞尉判司頷之而已張潛為揚州刺史聞其暴亂遣江都縣令店上捉來拖入府門高聲唱速付法曹李廣業推鞫寮事

並虛准敕決百杖下卒出朝野僉載

飛騎席人

則天之廢盧陵也飛騎十餘人於客戶坊同飲有一人曰早知今日無功賞不如扶竪盧陵席上一人起出北門進狀告之席未散並擒送羽林鞫問皆實告者授五品言者斬自餘知反不告坐絞出朝野僉載

韓令珪

周令史韓令珪耐羞耻厚貌强梁王公貴人皆呼次第

平生未面亦强干之曾選於陸元方下引銓時舍人王劇奪情與陸同廳而坐珪佯驚曰未見王五劇便降階憫然令珪嚬眉慼刺相慰而去陸與王有舊對面留住問劇是誰莫之識也後嚇人事敗於朝堂決杖遥呼河内王曰大哥何不相救懿宗目之曰我不識汝催杖苦鞭杖下取死出朝野僉載

李宏

唐李宏汴州浚儀人也兇悖無賴狠戾不仁每髙鞍壯

馬巡坊歴店嚇庸調租船綱典動盈數百貫强貸商人巨萬竟無一還商旅驚波行綱側胆任正理爲汴州刺史上十餘日遣手力捉來責情决六十杖下而死工商客生酣飲相歡遠近聞之莫不稱快出朝野僉載

長孫昕

唐長孫昕皇后之妹夫與妻表兄楊仙玉乘馬二十餘騎並列瓜撾於街中行御史大夫李傑在坊内參姨母僮僕在門外昕與仙郎使奴打傑左右傑出來併波按

頓須臾金吾及萬年縣官並到送縣禁之昕妻父王開府將二百萬騎刼昕等去傑與金吾萬年以狀聞上奉敕斷昕殺積杖至數百而卒出朝野僉載

張易之兄弟

張易之兄弟驕貴強奪莊宅奴婢姬妾不可勝數昌儀於萬年縣街内行逢一女人婿抱兒相逐昌儀馬鞭撥其頭巾女婦罵之昌儀顧謂奴曰橫馱將來婿投匭三四狀並不出昌儀捉送萬年縣誣以他罪決死之昌儀

常謂人曰丈夫當如此今時千人推我不能倒及其敗也萬人擎我不能起俄而事敗兄弟俱斬出朝野僉載

權懷恩

唐邢州刺史權懷恩無賴除洛州長史州差參軍劉犬子迎至懷州路次拜懷恩突過不與語步趁二百餘步亦不遣乘馬犬子覺不似乃自上馬馳之至州令脫靴訖謂曰洛州幾箇參軍對曰正員六人員外一人懷恩曰何得有員外對曰餘一員遣為長史脫靴懷恩驚曰

君誰家兒對曰阿父為僕射懷恩憮然而去僕射劉仁軌謂曰公草裏刺史至神州不可以造次參軍雖卑微豈可令脫靴耶懷恩慙請假不復出旬日為益州刺史出朝野僉載

宋之遜

唐洛陽丞宋之遜太常主簿之問弟羅織殺駙馬王同皎初之遜諂附張易之兄弟出為兖州司倉遂亡而歸王同皎匿之於小房同皎慷慨之士也忽逆韋與武三思

亂國與一二所見言之每至切齒之憝於簾下竊聽之
遣姪曇上書告之以希韋之旨武三思等果大怒奏誅
同皎之黨兄弟並授五品官之憝爲光禄丞之問爲鴻
臚丞曇爲尚衣奉御天下惡之皆相謂曰之問等緋衫
王同皎血染也誅逆韋之後之憝等長流嶺南客謂浮
休子曰來俊臣之徒如何對曰昔有獅子王於深山獲
一豺將食之豺曰請爲王送二鹿以自贖獅子王喜周
年之後無可送王曰汝殺衆生亦已多今次到汝汝其

圖之豺黙然無應遂斷殺之俊臣之輩何異豺也出朝野僉載

張幹等

上都市肆惡少率髠而膚劄備衆物形狀恃諸軍張拳強刼至有以蛇售酒捉羊甲擊人者京兆尹薛元賞上三日令里長潛捕約三十餘人悉杖棄屍於市市人有點青者皆炙滅之時大寧坊力者張幹劄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閻羅王又有王力奴以錢五

千名劉工于胸腹爲山亭院池樹草木鳥獸無不悉具細若設色公悉杖殺之又賊趙武建劉一百六處番印盤鵲等右髆刺言野雞灘頭宿朝朝被鶻捎忽驚飛入水留命到今朝又高陵縣捉得鏤身者宋元素劉七十一處刺左臂曰昔日已前家未貧千金不惜結交親及至棲惶覓知己行盡關山無一人右髆上劉瓠蘆上劉出人首如傀儡戲有郭公者縣吏不解問之言胡蘆精也出酉陽雜俎

彭先覺

周御史彭先覺無面目如意年中斷屠極急先覺知巡事定鼎門草車翻得两羖羊門卒告御史先覺進狀奏請合宮尉劉緬專當屠不覺察決一頓杖肉付南衙官人食緬惶恐縫新褌待罪明日則天批曰御史彭先覺奏決劉緬不須其肉乞緬喫却舉朝稱快先覺於是乎慙出朝野僉載

張德

周長壽中斷屠極切左拾遺張德妻誕一男私宰一口羊宴客其日命諸遺補杜肅私囊一餤肉進狀告之至明日在朝前則天謂張德曰卿妻誕一男大歡喜德拜謝則天又謂曰然何處得肉德叩頭稱死罪則天曰朕斷屠吉凶不預卿命客亦須擇交無賴之人不須共聚集出肅狀以示之肅流汗浹背舉朝唾其面 闕

士子吞舍利

唐洛中頃年有僧以數粒所謂舍利者貯於瑠璃器中

晝夜香火檀越之禮日無虚焉有士子迫於寒餒因請僧願得舍利掌而觀之僧遂出瓶授與遽即吞之僧惶駭如狂復慮聞之於外士子曰與吾幾錢當服藥出之僧喜聞遂贈二百緡乃服巴豆下瀉僧洗濯而收之出尚書故事

劉子振

劉子振蒲人頗富厚業而不知大體尤好凌轢同道訐公卿不恥干索州縣稍不如意立致寒暑以至就試

明庭稠人廣衆罕有與立談者劉允章知舉歲患舉子納卷繁多榜云納卷不得過三卷子振納四十軸因之大掇凶譽

荆州鬻劄者

荆州貞元中市中有鬻劄者有印上簇針為衆物狀如蟾蝎鳥獸隨人所欲一印之刷以石墨瘡愈後細於隨永印出酉陽雜俎

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四

無賴二

南荒人娶婦

南荒之人娶婦或有喜他室之女者率少年持刀梃往趨虛路以偵之候其過即擒縛擁歸為妻間一二月復與妻偕首罪於妻之父兄常俗謂縛婦女壻非有父母喪不復歸其家出投荒雜録

趙高

李夷簡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趙高好鬬嘗入獄滿背鏤毗沙門天王吏欲杖背見之輒止恃此為坊市害左右言

於李李大怒擒就廳前索新造筋棒題徑三寸叱杖家打天王盡則已數三十餘不死經旬日但袒而歷門乞修理破功德錢出酉陽雜俎

韋少卿

蜀小將韋少卿韋表微堂兄也少不喜書嗜好劄青其叔父嘗令解衣視之胸上劄一樹樹杪鳥集數十其下懸鏡其鼻繫有人止於側牽之叔不解問焉少卿笑曰叔曾讀張燕公詩否挽鏡寒鴉集也出酉陽雜俎

葛清

荆州街子葛清自頸已下遍剳白居易詩段成式嘗與荆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闇記反手指其剳處至不是花中偏愛菊則有一人持盃臨菊叢黄夾纈窠寒有棄則指一樹樹上掛纈纈窠勝絶細凡剳三十餘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為白舍人行詩圖也出酉陽雜俎

三王子

楊虞卿為京兆尹時市里有三王子力能揭巨石遍身圖劄體無完膚前後合抵死數四皆匿軍以免會有過楊令所由數人捕獲閉關杖殺之判云刺劄四肢口稱王子何須訊問便合當辜出酉陽雜俎

樂從訓

王鐸落都統除滑州節度尋罷鎮以河北安靜於楊全玫有舊遊地浮陽與其幕客從行皆朝中士子及過魏樂彥禎禮之甚至鐸之行李甚侈從客侍姬有輦下昇

平之故態彥禎有子曰從訓素無賴愛其車馬姬妾以問其父之幕客李山甫以咸通中數舉不第尤私憤於中朝貴達因勸從訓圖之伺鐸至甘陵以輕騎數百盡掠其槖裝姬僕而還賓客皆遇害及奏朝廷云得貝州報某日殺却一人姓王名令公其兇誕也如此彥禎父子尋為亂軍所殺出北夢瑣言

張從晦

梁祖圖伯之初壽州刺史江彥温以郡歸我乃遣親吏

張從晦勞其勤而從晦無賴酣酒有飲徒何藏燿者與之偕甚昵狎從晦致命於郡彥温大張樂晦不至乃與藏燿食於主將家彥温果疑恐曰汴王謀我矣不然何使者之如是也乃殺其主將連誅數十人而以狀白其事既而又疑懼曰汴其腹心亡我族矣自縊而死梁祖大怒按其事腰斬從晦留何藏燿裂其禁械斬於壽春市出北夢瑣言

李仁矩

後唐明宗皇帝時董璋授東川將有跋扈之心於時遣客省使李仁矩出使梓潼仁矩比節使下小校驟居内職性好狎邪元戎張筵以疾辭不至乃與營妓曲宴璋聞甚怒索馬詣館遽欲害之仁矩鞹足端簡迎門璋怒稍解他日作叛兩川舉兵並由仁矩獻謀於安重誨之所致也出北夢瑣言

李罕之

李罕之河陽人也少為桑門無賴所至不容曽乞食於

滑州酸棗縣自旦及晡無與之者擲鉢於地毀僧衣投河陽諸葛爽為卒罕之即僧號便以為名素多力或與人相毆毆其左頰右頰血流爽尋署為小校每遣討賊無不擒之蒲絳之北有摩雲山設堡於上號摩雲寨前後不能攻取時罕之下焉由此號李摩雲累歷郡侯河南尹節將官至侍中卒於汴州亦荆南成汭之流也自唐仕梁出北夢瑣言

韓仲

有韓伸者渠州人也善飲博長於灼龜遊謁王侯之門常懷一龜殼隔宿先灼一龜來日之兆吉即博不吉即已又或云某方位去吉即往之諸方縱人牽之不去即取人錢貨如徵赤債或經年忘其家而不歸多於花柳之間落魄其妻怒甚時復自來耻頓驅趁而同歸如是往往有之又嘗遊謁於東川經年不歸忽一日聚其博徒挈飲妓而致幽會夜坐洽樂之際其妻又自家領女僕一兩人潛至匿鄰舍家俟其夜會筵合遂持棒伺於

暗處伸不知遂塌聲唱池水清聲不絕腦後一棒打落幞頭撲滅燈燭伸即竄於飯床之下有同坐客暗中遭鞭撻一頓不勝其苦最後遣二青衣把髻子牽行一步一棒決之罵曰這老漢何落魄不歸也無何牽至燭下照之乃是同坐客其良人尚蓬頭潛於飯床之下蜀人大以為歡笑時輩呼韓為池水清出王氏見聞

李令

渚宮有李令者自辛延安本狡猾之徒也強為篇章而

干謁時有歸評事任江陵鹾院常懷邱士之心李令既識歸君累求救貸而悉皆允諾又曰某尋親湖外輒假舍而安家族歸君亦懇諾之李且乘舟而去不二旬其妻遣僕使告乏糇糧歸亦拯其乏絶李忽寄書於鹾院情況凝密是異尋常書中有贈家室等詩一首意欲組織歸君歸君悔恨而不能自明與武陵渠江之務以糊其口焉舉士沈擢每述於同院衆賓用玆戒慎也李令寄其妻詩曰有人教我向衡陽一度思歸一斷腸爲報

艷妻兼少女與吾覓取朗州塲出雲谿友議

孟弘微

唐孟弘微郎中誕妄不拘宣宗朝因次對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名用上怒曰卿何人斯朕耳冷不知有卿翌日上謂宰臣曰此人躁妄欲求翰林學士大容易哉於是宰臣歸中書貶其官示小懲也又嘗忿悄擠其弟落井外議喧然乃致書告親友曰懸身井半風言沸騰尺水丈波古今常事與鄭諷鄰居諷爲南海從

事因墻頽侵入墻界五六丈知宅者有狀請退其所侵判其狀曰海隅從事少有生還地勢尖斜打牆夾入平生操履率皆如此不遭擯棄幸矣哉出北夢瑣言

僧鸞

僧鸞有逸才而無拘檢早歲稱鄉衘謁薛能於嘉州能以其顛率難爲舉子乃俾出家自於百尺六像前披剃不肯師於常僧也後入京爲文章供奉賜紫柳玭甚愛其才租庸張濬亦曾加敬盛言其可大用由是反初號

鮮于鳳修刺謁柳柳鄙之不接又謁張張亦拒之於是失望而為李鋋江西判官後為西班小將軍竟於黄州遇害出北夢瑣言

路德延

河中判官路德延相國巖之姪嶽之子時謂才俊擢進士第西平王朱友謙幕寮放恣凌傲王公容之友謙背梁乞於晉陽并使初至禮遇方謹路公筵上言語及之友謙憂憤因投德延於黄河以紓禍也先是紀綱之僕

近判官入謁幕次遂有請易舍之說蓋義兄弟同處不欲聞郎君譏談也路子得非其人耶出北夢瑣言

蕭希甫

蕭希甫進士及第有文才口辯多機數混時不得意棄母妻渡河易姓名為皇甫校書莊宗即位於魏州徵希甫知制誥莊宗平汴洛希甫奉詔宣慰青齊方知其母死妻嫁乃持服於魏州時議者戲引李陵書云老母終堂生妻去室後為諫議大夫性褊急躁於進取疏宰相

豆盧革韋說至於貶斥又以毀訾宰相責授嵐州司馬焉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四

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五

輕薄一

劉祥　劉孝綽　汲師

許敬宗　盈川令　崔湜

杜審言　杜甫　陳通方

李賀　崔騈　李羣玉

馮涓　温庭筠　西川人

河中幕客 陳磻叟 崔照符

温定 薛能 高蓬休

劉祥

東莞劉祥恃才傲物甞謂一驢曰汝努力如汝輩已為令僕矣復作連珠譏諷朝廷尋被誅出談藪

劉孝綽

梁劉孝綽輕薄到洽洽本灌園者洽謂孝綽曰某宅東家有好地擬買被本主不肯何計得之孝綽曰卿何不

多輦其糞置其墉下以苦之治死恨孝緈竟被傷害出家

話錄

汲師

汲師滑州人也自溧水尉拜監察御史時大夫李乾祐為萬年令師按縣獄乾祐差池而出晚師怒不顧而出銜之乾祐尋廵察韋務靜與師鄉里充乾祐判官會制書拜乾祐中丞乾祐顧謂務靜曰邑子可出矣足下可入矣遂左授新樂令性躁率時直長李冲寂即高宗從

弟也徽有犯師將彈而謂之呼冲寂為弟冲寂謂之曰冲寂主上從弟公姓汲於皇家何親而見呼為弟師慙而止嘗監享太廟責署官將彈之署官徹曉伺其失汲履赤舄如厠共訐之乃止出御史臺記

許敬宗已見二百四十九卷本傳

唐許敬宗性輕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識若是曹劉沈謝暗中摸索著亦可識出國史纂異

盈川令

唐衢州盈川縣令楊炯詞學優長恃才簡倨不容於時每見朝官目爲麒麟楦許怨反人問其故楊曰今餔樂假弄麒麟者刻畫頭角修飾皮毛覆之驢上巡場而走及脫皮褐還是驢馬無德而衣朱紫者與驢覆麟皮何別矣出朝野僉載

崔湜

崔湜之爲中書令張嘉貞爲舍人湜輕之常呼爲張底後曾量數事意皆出人右湜驚美久之謂同列曰知否

張底乃我輩一般人此終是其坐處湜死後十餘年河東竟為中書令出國史纂異

杜審言

杜審言初舉進士恃才謇傲甚為時輩所嫉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參選試判後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即當羞死矣又問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書跡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貶吉州司户司馬周季重員外司户郭若訥共構審言

罪狀繫獄將因事殺之既而李重等酣宴審言子并年十三懷刀以擊李重重中創而死并亦爲左右所殺出譚

賓錄

杜甫

杜工部甫在蜀醉後登嚴武之牀厲聲問武曰公是嚴挺之兒否武色變甫復曰僕乃杜審言孫子武少解矣出摭言

陳通方

陳通方閩縣人貞元十年顧少連下進士及第時屬公道大開採掇孤俊通方年二十五第四人及第以其年少名高輕薄自負與王播同年王時年五十六通方薄其成事後時因期集戲拊其背曰王老王老奉贈一第言其日暮途遠及第同贈官也王曰擬應三篇通方又曰王老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王心每貯之通方尋值家艱還歸王果累捷高科官漸達矣通方後屣人事入關王已丞郎判鹽鐵通方窮悴寡坐不知王素銜其言投

之求救同年李虛中時為副使通方亦有詩扣之求為汲引云應念路傍憔悴翼昔年喬木幸同遷王不得已署之江西院官赴職未及其所又改為浙東院僅至半程又改與南陵院如是往復數四困躓日甚退省其咎謂甥姪曰吾偶戲謔不知王生遽為深憾人之於言豈合容易哉尋值王真拜禮分懸絕追謝無地悵望病終

出闕川
多士傳

李賀

元和中進士李賀善為歌篇韓愈深所知重於縉紳間每為延譽由此聲華藉甚時元稹年少以明經擢第一攻篇什常交結於賀一日執贄造門賀覽刺不容遽入僕者謂曰明經及第何事來看李賀稹無復致情慙憤而退其後自左拾遺制策登科日當要路及為禮部郎中因議賀祖諱晉不合應舉賀亦以輕薄為時輩所排遂致轗軻韓愈惜其才為著諱辯錄明之然竟不成名出劇談錄

崔駢

李德裕退朝歸第多與親表裴璟無閒破體笑語李多詢以内外新事李問更有何說裴曰別無新事但昨日坡下郎官集送某郎官出牧江湖飲餞郵亭人客甚衆有倉部白員外末至崔駢郎中作録事下四籌白自以卑秩人乘凌兢更不敢固辭上次酌四大器白連引三器訖餘一持之而請第四器名崔郎中云亦别無事但何必要到處出脱時白踉蹌仆於下座竟不飲而去坐

上有笑者有縮頸者但不知此官人今日起得否李聞之大怒曰何由可耐不斯言必有之乎曰固然又問弟知白員外所止否璟曰是人在某坊某曲李曰為某傳語白員外請至宅白捧命又憂恐比至李曰久欲從容中外事併然旬朔不要出入事既而白授翰林學士在駢汾州刺史續改洺州刺史流落外任不復更遊郎著終鴻臚卿 出芝田錄

李羣玉

李羣玉字文山性輕率多侮戲人常假江陵幕客書求丏於澧州刺史艾乙李謂艾曰小生病且甚矣幸使君痛救之李以戲其姓之僻也羣玉以其輕脫而濟之不厚矣出北夢瑣言

馮涓

大中四年進士馮涓登第榜中文譽最高是歲新羅國起高樓厚齎金帛奏請撰記時人榮之初除京兆府參軍恩地即杜相審權也杜有江西之拜制書未行先名

涓容語延辟之命欲以牋奏任之戒令勿泄涓拜謝辭出速鞭而歸遇友人鄭賨見其喜形於色駐馬懇詰涓遂以恩地之辟告之賨尋捧刺詣京兆門謁賀且言得於馮先輩也京兆嗟憤而鄙其淺薄洎制下闢幕馮不預焉心緒憂疑莫知所以連車發日自灞橋乘肩輿門生咸在長樂候別京兆長揖馮曰勉旃由是罷浮之謦徧於縉紳竟不通顯間又涉交通中貴愈招清議官至祠部郎中眉州刺史仕蜀至御史大夫出北夢瑣言

温庭筠

開明中温庭筠才名籍甚然而罕拘細行以文爲貨識者鄙之無何執政間復有誣奏庭筠攪擾塲屋出隨州方城縣尉時中書舍人裴坦當制忸怩含毫久之時有老吏在側因訊之升黜對曰舍人合爲責詞何者入策進士與望州長馬齊資坦釋然故有澤畔長沙之比庭筠之任文士爭爲詞送唯紀唐夫得其尤曰何事明時泣玉頻長安不見杏園春鳳凰詔下雖霑命鸚鵡才高

却累身且飲醁醽消積恨莫辭黄綬拂行塵方城若比長沙遠遊隔千山與萬津出摭言

西川人

蜀東西川之人常互相輕薄西川人言梓州者乃我東門之草市也豈得與我為耦哉節度柳仲郢聞之謂幕客曰吾立朝三十年清華備歷今日始得與西川作市令聞者皆笑之故世言東西兩川人多輕薄出北夢瑣言

河中幕客

相國劉瞻父景連州人少為漢南鄭司徒牽箋奏因題
商山驛側泉石鄭大奇之勉以進修俾前驛換麻衣執
贄見之後致解薦擢進士第歷臺省瞻相孤貧有藝雖登
第不預急流任大理評事日饘粥不給嘗於安國寺相
識僧處求餐留所業文數軸置在僧几致仕軍容劉玄
翼遊寺見瞻文卷甚奇之憐其貧窶厚有濟卹又知其
連州人朝無彊援謂僧曰某雖閹竪必能為此人致宰
相爾後授河中少尹幕寮有貴族浮薄者蔑視之一旦

有命徵入府尹祖之前之輕薄幕客呼瞻為尹公曰歸朝作何官職瞻對曰得路即作宰相同舍郎大笑之在席亦有異其言者瞻自是以水部員外知制誥旋入翰林以至大拜也出北夢瑣言

陳磻叟

陳磻叟父岵富有詞學尤溺於内典長慶中常注維摩經進上有中旨令與好官執政謂岵因内道場僧進京頗抑挫之止授少列而已磻叟形質短小長喙踈齒尤

富文學自負王佐之才大言騁辯雖接對公相旁若無人復自料非名教之器弱冠度為道士隸名於昊天觀咸通初降聖之辰三教論議黄衣屢北帝小不懌宣下令後輩新入内道場有能折衝浮圖者許以自薦磻叟攝衣奉詔時釋門為主論曰誤引涅槃經疏義磻叟應聲叱之曰皇帝山呼大慶阿師口稱獻壽而經引涅槃犯大不敬始其僧謂磻叟不通佛書既而錯愕殆至顛墮自是連挫數輩聖顔大悦左右呼萬歲其日簾前賜

紫衣一襲磻叟繇是恣其輕侮高流宿德多患之潛聞
帝聽云磻叟衣冠子弟不顧在冠悖恩理一邑以自効
耳於是中旨授池州至德縣令磻叟莅事未終考秩抛
官詣闕上事通義劉瞻引為羽翼非時詔對數刻磻叟
所陳凡數十節備究時病復曰臣請破邊瑊一家可以
贍軍一二年上問邊瑊何人對曰宰相路巖親吏既而
大為巖恚怒翌日敕以磻叟誣罔上聽詆訐大臣除名
為民流愛州磻叟雖至顛蹶輙不以其道自屈素有重

腿之疾歷聘藩后率以肩輿造墀廡所至無不仰止及
巖貶皤叟得量移爲鄧州司馬時屬廣明庚子之後劉
巨容起徐將得襄陽不能知皤叟待以巡屬一州佐耳
皤叟泝漢南下中途與巨容幕吏書云已出無禮之鄉
漸入逍遙之境巨容得之大怒遣健步十餘輩移牒潭
鄂追捕皤叟時天下喪亂無人爲之隄防既而爲卒伍
所凌全家泝漢至賈壍後門殺之三十餘口無遺類矣

出撫
言

崔昭符

皮日休南海鄭愚門生春關内嘗宴於曲江醉寢於别榻衣囊書笥羅列傍側率皆新飾同年崔昭符鐐之子固蔑視之矣亦醉更衣見日休謂其素所熟狎者即伺問且欲戲之日休僮僕遽前欲呼之昭符知其日休也曰勿呼之渠方宗會矣以其囊笥皆皮也時人傳之以為口實日休嘗遊江漢間時劉允章鎮江夏幕中有穆判官者允章親也或譖日休薄焉允章素使酒一日方

宴忽怒曰君何以薄穆判官予君知身之所來否鸚鵡洲在此即黄祖沈禰衡之所也一席爲之懼日休垂涕而已出玉泉子

又

一說東都留守劉允章文學之宗氣頗高介後進循常之士罕有敢及門者咸通中自禮部侍郎授鄂州觀察使明年皮日休登第將歸覲於蘇臺路由江夏因投刺焉劉待之甚厚至於饔餼有加等留連累日仍致宴於

黄鶴樓以命之監軍使與參佐悉集後日休方赴召已酒酣矣既登樓劉以其末至復乘酒𢙣命心薄之及酒數行而日休吐論紛擾頓亡禮敬劉作色謂曰吳兒勿恃蕞爾之才且可主席日休答曰大夫豈南岳諸劉乎何倨貴如是劉大怒戟手遥指而詬曰皮日休知鸚䳇洲是禰衡死處無日休不敢答但寃義如醉掌客者扶出翌日微服而遁於浙左出三水小牘

温定

乾符四年新進士曲江春讌甲於常年有温定者久困場籍坦率自恣尤憤時之浮薄因設奇以侮之至其日䝉衣肩輿金翠之飾負出於衆侍婢皆稱是徘徊於柳陰之下俄頃諸公自露棚移樂登鷁首既而謂是豪貴其中姝麗必矣因遣促舟而進莫不注視於此或肆調謔不已羣興方酣定乃於簾間垂足定膝脛極偉而長毳衆忽覩之皆掩袂亟命廻舟避之或曰此必温定也

出摭言

薛能

薛能以文章自負而累出戎鎮常鬱鬱歎息因有詩謝淮南寄天柱茶其落句云粗官乞與真抛却賴有詩情合得嘗意以節將為粗官也鎮許昌日幕吏咸集因令其子槖鞬參諸幕客幕客驚怪能曰俾渠消災時人以為輕薄出北夢瑣言

高逵休

顧雲大順中制同羊昭業等十人修史雲在江淮遇諫

議高逄休時僕射劉崇龜清名雅譽充塞縉紳其弟崇望復在中書雲以逄休與崇龜舊交將造門希致先容逄休許之久矣雲臨岐請書逄休授之一函甚草創雲微有惑因取所授潛闓啓之凡一幅並不言雲但曰羊昭業擬將一尺三寸汗脚踏他燒殘龍尾道懿皇帝雖薄德不任被前件人羅織執大政者亦大悠悠雲吁歎而已出摭言

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五

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六

輕薄二

姚岩傑

姚岩傑梁公元崇之裔孫也童丱聰悟絶倫弱冠博通墳典慕班固司馬遷之為人時稱大儒常以詩酒放游江左尤肆凌忽先達旁若無人唐乾符中顔標典鄱陽郡鞠場公宇初構請岩傑紀其事文成粲然千餘言標欲删去二字岩傑不從標怒時已刊石命碎其碑岩傑以篇紀之曰為報顔公識我麽我心唯衹與天那眠前俗物關情大醉後青山入意多馮子每爊彈鋏恨甯生

休唱飯牛歌聖朝若為蒼生計合有公車到薛蘿盧肇
牧歙州岩傑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肇知其使酒以手
書褒美贈以布帛辭云兵火之後郡中凋敝無以奉迎
大賢岩傑復以長牋激之肇不得已迓至郡齋禮若公
卿而姚傲睨自如肇以篇詠誇於岩傑曰明月照巴天
岩傑笑曰明月照一天奈何獨言巴天耶肇慚甚無何
會於江亭時蒯希逸在席盧請目前取事為酒令尾有
樂器之名肇令曰遠望漁舟不濶尺八岩傑遂飲酒一

惓凭欄嘔噦須叟即席還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其

侮慢倨傲如此出摭言

朝士使朔方

闕

跳索百戲俱呈使臣觀之如不見闕意其不足

為歡笑闕別非闕胡騰使臣仰視拓拔又斜盻胡騰

遂斂衽恭闕位視有若慙闕之貌逡巡舞態趨

而前謝曰已蒙相公排置宴筵百戲娛樂更不令煩賢

郎闕歌舞頗闕再三辭謝蓋見拓拔中有與胡

騰鼻相類乃呼作賢郎以此輕薄之出玉堂閑話

薛保遜

薛保遜名家子恃才與地凡所評品士子以之升降時號為浮薄相國夏侯孜尤惡之其堂弟因名保厚以異之由是不睦內子盧氏與其良人保遜操尚略同季父薛監來省盧氏出參侯其去後命水滌門閾薛監知而

甚怒經宰相疏之保遜因謫授澧州司馬凡七年不代夏侯公出鎮魏謨相登庸方有徵拜而殞於郡愚嘗覩薛文數幅其一云餞交親於灞上止逆旅氏見數物象人語之口輙動皆云江淮嶺表州縣官也嗚呼天之生民為此輩皆撻又覩優云緋胡推宰莽轉而出衆人皆笑唯保遜不會其輕物率皆此類也盧虔灌罷夔州以其近親徑至澧州慰省還至郵亭回望而哭曰豈意薛保遜一旦接軍事李判官打楊柳枝乎出北夢瑣言

薛昭緯 羅九皐附

唐薛昭緯即保遜之子也恃才傲物有父風每入朝省弄笏而行旁若無人又好唱浣溪紗詞知舉後有一門生辭歸鄉里臨岐獻規曰侍郎重德某既受恩爾後不弄笏唱浣溪紗詞即某幸甚時人謂之至言有一吏嘗學其行步揖遜薛知之乃召謂曰試於庭前學得似即恕汝罪於是下簾擁姬妾而觀小吏安詳傲然舉動酷似笑而捨之路侍中在蜀嘗夏日納涼於毬場廳中使

院小吏羅九皐衩巾步履有似裴條侍中遥見促名逼視方知其非因答之出北夢瑣言

又

薛昭緯使於梁國諭以傳禪梁祖令客將約回乃謂謁者曰大君有命無容却回速轡前邁既至夷門梁祖不獲已而出迎接見其標韻詞辨方始改觀自是宴接莫不欵曲一日梁祖話及鷹鷂薛威言鷙鳥之俊梁祖欣然謂其亦曾放弄歸館後以鷂子為贈薛致書感謝仍

對來人戒僮僕曰令公所賜直須愛惜可以紙裹安韉袋中閽者笑之出北夢瑣言

劇燕

劇燕蒲坂闕 時王重榮鎮河中燕投贈王曰闕 重榮甚禮重之

多縱闕

韋薛輕高氏

江陵高季昌唐末為荆南留後時宰相韋説鄭珏舅甥

姻婭也朱梁太祖時皆得制方面高氏以貴公子任行軍司馬常以歌筵酒饌款待數公日常宴聚求取無恒皆優待之後莊宗過河奄有中原天下震懼高王單騎入覲韋鄭二公繼登台席中朝士族子弟多不達時變復存舊態薛澤除補闕韋荆除春秋博士皆賜緋咸有德色匆匆辦裝即俟歸朝視行軍蔑如也李載仁韋説之甥除祕書郎劉詵鄭珏之妹夫也除毛詩博士賜緋爾後韋屢督李入京高氏欲津置之載仁遷延自以先

德遺戒不欲依舅氏但不能顯言竟不離高氏門館劉
詵無他才望性嗜酒口受新命殊無行意日於高氏情
敬不衰然則美醞肥豣之所引也無何以疾終高氏贍給
孤遺頗亦周至末閒洛下有變明宗入統南方强侯人
要姑息韋鄭二相皆罷去韋薛尚隨荆楚明年保勗嗣
襲辟李爲掌記他日錄其長息爲子壻第三子皆奏官
一門朱紫鞾如也劉詵三子迭加任遇三孫女適高氏
子弟向三十年享其祿食亦足稱也韋荆州幕而卒薛

澤攝宰而終豈自掇乎亦命也夫出北夢瑣言

胡翽

有胡翽者佐幕大藩有文學稱善草軍書動皆中意時大駕西幸中原宿兵岐秦二藩最為巨屏其飛書走檄交聘諸夏莫不伏其筆舌也時大帥年幼生殺之柄斷在貳車張筠其宣辭假荊州任在張同張同為察巡翽常少其帥蔑視同輩不為禮帥因藉其才不甚加責但令諭之而已其輕薄自如也嘗因公宴翽被酒呼張筠

曰張十六張十六者鈞第行也數以語言詆鈞鈞因師
故但銜之他日往荆州謁張同同僕不識泂從者曰胡
大夫翃至廳已脫衫矣同聞翃來欲厚之因命家人精
意具饌同遽出迎見忽報曰大夫已去矣同復步至廳
但見隻椅間遺不潔而去卒不留一辭同亦笑而銜之
張無能加害時師請翃聘於大梁翃門下客陳評事者
從行鈞客賂陳令伺其不法入梁果恣虛誕或以所見
客聞梁王皆為陳疏記之洎歸師知其狂率亦優容之

陳於是受教搆成其惡具以乖僻草藁袖而白帥帥方被酒聞之大怒遂盡室擁出坑於平戎谷口更無噍類帥醒知之大驚痛惜者久之沉思移時曰殺汝者副使非我為之後草軍書不稱旨則泣而思之此過亦非在錡葢翺自擬爾王仁裕嘗過平戎谷有詩弔之曰立馬荒郊滿目愁伊人何罪死林丘風號古木悲長在雨濕寒莎淚暗流莫道文章為衆嫉只應輕薄是身讎不緣魂寄孤山下此地堪名鸚鵡洲出王氏見聞

輕薄士流

唐朝有輕薄士流出刺一郡郡人集其歌樂百戲以迓之至有呑刀吐火吹竹按絲走圈跳索歌喉舞腰殊似不見州人曰我使君清峻無以悦之相顧憂慼忽一日盛夏登樓遽令命樂郡人喜曰使君非不好樂也及至樓下遂令色色引上其絃匏戛擊之類迭進皆叱去不用有吹笙者末後至喜曰我比只要此一色問此一物何名曰名笙可吹之樂工甚有德色方欲調弄數聲遽

止之曰不要動指只一直吹之樂工亦稟之遂令臨檻長吹自午及申乃呼左右可賜與酒令退曰吾誰要曲調只藉爾喚風耳復一日入山召樂人比至怒目叱之曰只要長脚女人樂部忙然退出不知其所以遂遣六七婦人約束長脚鼓笛而入乃顧諸婦升大樹各持籠子令摘樹果其輕薄從事如此者甚多闕

張翱

唐乾寧中宿州刺史陳璠以軍旅出身擅行威斷進士

張翺恃才傲物席上調瑨寵妓張小泰怒揖起付吏責其無禮狀云有張翺兮寓止淮陰來綺席兮放恣胸襟瑨益怒云據此分析合吃幾下又云只此兩句合吃三下五下切求一笑宜費乎千金萬金竟鞭背而卒出劉山甫閑談詞多不載出北夢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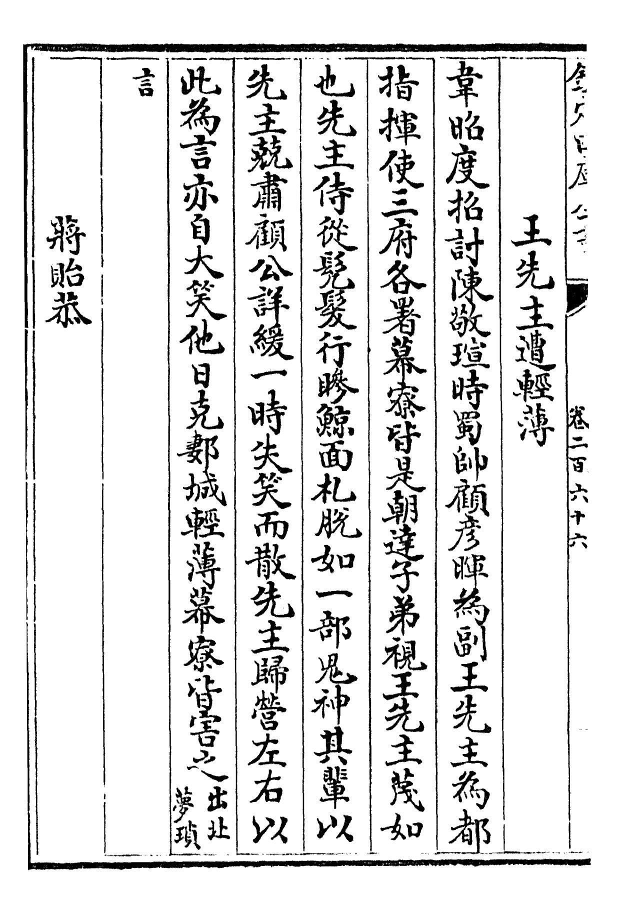
盧程

盧程擢進士第爲莊皇帝河東判官建國後命相無他才業唯以氏族傲物任圜嘗以公事入謁程烏紗隱几

謂圖曰公是蟲豸輒來唐突圖慚愕驟告莊宗大怒仰殺之為盧質救解獲免自是出中書時人切齒焉江陵在唐世號衣冠藪澤人言琵琶多於飯甑措大多於鯽魚有邑宰盧生每於枝江縣差船入府舟子常苦之一旦王仙芝兵火盧生為船人挑其筋繫於船舷放流而死大凡無藝子弟率以門閥輕薄廣明之亂遭罹甚多咸自致也出北夢瑣言

崔祕

天成二年潘環以軍功授棣牧素無賓客或有人薦崔祕者博陵之士子也舉止閑雅詞翰亦工潘一見甚喜上館以待之經宿不復往潘訪之不獲既而辟一書生乃往後薦主見而詰之崔曰潘公雖勤辱鼻柱之左有瘡膿血常流每被薰灼腥穢難堪奇目之爲自死漢也薦主大咍崔之不顧名實而爲輕薄也蓋潘常中流矢於面骨銜其鏃故負重傷醫療至經年其鏃自出其瘡成漏終身不痊出玉堂閑話



王先主遭輕薄

韋昭度招討陳敬瑄時蜀帥顧彥暉為副王先主為都指揮使三府各署幕寮皆是朝達子弟視王先主蔑如也先主侍從髡髮行眕鯨面札腕如一部鬼神其輩以先主兢肅顧公詳緩一時失笑而散先主歸營左右以此為言亦自大笑他日克郫城輕薄幕寮皆害之（出北夢瑣言）

蔣貽恭

蔣貽恭者好嘲詠頻以此痛遭檟楚竟不能改蜀中士子好着襪頭袴蔣謂之曰仁賢旣裹將仕郎頭何爲作散子將脚也皆類此將生雖嗜嘲詠然談笑儒雅凡被譏刺皆輕薄之徒以此縉紳中惡之官至令佐而卒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六

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七

酷暴一

周興　　侯思止　　來俊臣

麻秋

後趙石勒將麻秋者太原胡人也植性虓險鴆毒有兒啼母輒恐之麻胡來啼聲絶至今以為故事出朝野僉載

宋幼帝

明帝崩昱嗣位是為幼帝幼帝狂暴恣行誅戮出入無度從者並執鋋矛錐鋸自隨有忤意擊腦椎陰刺心剖腹之誅日有數十孝武帝二十八子明帝殺其十六餘

皆帝殺之子孫無在朝者出談藪

高洋

北齊高洋以光武中興爲誅劉氏不盡於是大誅諸元死者千餘棄之漳水有捕魚者得爪甲謂之元郎漁人不忍食之唯元蠻元長春元景安三家免誅蠻以其女爲常山王妃春安等以其多力善射故也景安兄景皓曰寧爲玉碎不作瓦全景安奏其言帝復殺之自是元氏子孫老幼貴賤無遺矣出談藪

南陽王

北齊南陽王入朝上問何以為樂王曰致蠍最樂遂收蠍一宿得五斗置大浴斛中令一人脫衣而入被蠍所螫宛轉號叫苦痛不可言食頃而死帝與王看之極喜

出朝野僉載

朱粲

隋末荒亂狂賊朱粲起於襄鄧間歲飢米斛萬錢亦無得處人民相食粲乃驅男女小大仰一大銅鐘可三百

石煮人肉以餧賊生靈殲於此矣[闕]

陳承親

周恩州刺史陳承親嶺南大首領也專使子弟兵劫江有一縣令從安南來承親禡買二婢令有難色承親每日重設邀屈甚殷勤送别江亭即遣子弟兵從後劫殺盡取財物將其妻及女至州妻叩頭求作婢不許亦縊殺之取其女前後官人家過承親禮遇厚者必隨後劫殺無有免者[出朝野僉載]

薛震

周杭州臨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債主及奴詣臨安於客舍遂飲之醉殺而𩱾之以水銀和煎并骨消盡後又欲食其婦婦覺而遁縣令詰得其情申州録事奏奉敕杖殺之出朝野僉載

陳元光

周嶺南首領陳元光設客令一袍袴行酒光怒令曳出遂殺之須臾爛煮以食諸客後呈其二手客懼攫喉而吐

出摭言

獨孤莊

周瀛州刺史獨孤莊酷虐有賊問不承莊引前曰若健兒一一具吐放汝遂還巾帶賊並吐之諸官以為必放須莊曰將我作具來乃以鐵鉤長尺餘甚銛利以繩掛於樹間謂賊曰汝不聞健兒鉤下死令以腋鉤之遣壯士擊其繩則鉤出於腦矣謂司法曰此法何如答曰弔民伐罪深得其宜莊大笑後莊左降施州刺史染病唯

憶人肉部下有奴婢死者遣人割肋下肉食之歳餘卒出朝野僉載

索元禮

周推事使索元禮時人號為索使訊囚作鐵籠頭𩠐呼角反其頭仍加楔焉多至腦裂髓出又為鳳凰曬翅獼猴鑽火等以椽關手足而轉之並斫骨至碎又懸囚於梁下以石縋頭其酷法如此元禮故胡人薛師之假父後坐贓賄流死嶺南出朝野僉載

羅織人

周來俊臣羅織人罪皆先進狀敕依奏即籍沒徐有功出死囚亦先進狀某人罪合免敕依然後斷雪有功好出罪皆先奉進止非是自專張湯探人主之情葢爲此也（出談數）

元楷

唐羽林將軍元楷三代告容得官男彥璋告劉誠之破家彥璋處侍御麟德二年七月三日楷以反逆誅家口

配嶺南所謂積惡之家必有餘殃也出朝野僉載

武承嗣

周補闕喬知之有婢窈娘姝艷能歌舞有文章知之特幸焉為之不婚僞魏王武承嗣暫借教姬人粧梳納之更不放還知之乃作綠珠怨以寄之焉其詞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偏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觀好將歌舞借人看意氣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

傷鉛粉百年離恨在高樓一代容顏為君盡窈娘得詩
飲泣不食三日投井而死承嗣出其尸於裙帶上得詩
大怒乃諷羅織人告之遂斬知之於南市破家籍沒出朝野僉載

張易之兄弟

周張易之為控鶴監弟昌宗為秘書監昌儀為洛陽令
競為豪侈易之為大鐵籠置鵝鴨於其內當中爇炭火
銅盆貯五味汁鵝鴨遶火走渴即飲汁火炙痛旋轉表

裹皆熟毛落盡肉赤烘烘乃死昌宗活縶驢於小室内爇炭火置五味汁如前法昌儀取鐵橛釘入地縛狗四足於橛上放鷹鷂活按其肉食肉盡而狗未死號呌酸楚不復忍聽易之曽過昌儀憶馬腸儀取從騎破肋取腸良久方死後誅易之昌宗等百姓臠割其肉肥白如猪肪煎炙而食昌儀打雙脚折抉取心肝而後死斬其首送都時云狗馮報出朝野僉載

郝象賢

郝象賢處俊孫也武后宿怒其祖戮及其孫象賢臨刑極罵而死自此法司恐是將殺人必先以木丸塞口然後加刑出談賓錄

周興

周秋官侍郎周興推劾殘忍法外苦楚無所不爲時人號牛頭阿婆百姓怨謗興乃牓門判曰被告之人問皆稱枉斬決之後咸悉無言出朝野僉載

侯思止

周侍御史侯思止醴泉賣餅食人也羅告准例酬五品於上前索御史上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豈識字但為國觸罪人而已遂授之凡推勘殺戮甚衆更無餘語唯謂囚徒曰不用你書言筆語止還我白司馬若不肯來俊即與你孟青横遭苦楚非命者不可勝數白司馬者北邙山白司馬坂也來俊者中丞來俊臣也孟青者將軍孟青棒也後坐私畜錦朝堂決殺之出朝野僉載

來俊臣

來俊臣雍人也父操松州長史俊臣少詭譎無賴反覆
險詖殘忍荒慝舉世無比則天朝羅告諸王貴臣授朝
散大夫拜侍御史按制獄少不會意者必牽引之前後
坐夷滅千餘家朝廷累息無敢言者道路以目與侍御
史王弘義侯思止腹心羅告衣冠無間春夏誅斬人不
絕時於麗景門內置制獄亦號爲新開門但入新開門
百不全一弘義戲謂麗景門爲例竟門言入此門例竟
也俊臣與其黨朱南山等十餘輩造告密羅織經數千

言皆有條貫支節張本布置事狀由緒令其黨告之或投匭以聞則天多委俊臣按問俊臣别造枷號爲突地吼遭其枷者輪轉於地斯須悶絶矣又作枷有十號棒名見即承復有鐵圈籠頭當訊囚圈中下楔其餘名號數十大略如此也囚人無貴賤必先列枷棒於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見之魂膽飛越無不自誣者則天重其爵賞以酬之故吏競勸爲酷矣由是告密之徒紛然道路名流僶俛閲日而已朝士因朝默遭掩襲至於族滅

與其家訣曰不知重相見否天授中春官尚書狄仁傑
天官侍郎任令暉文昌右丞盧獻等五人並為其羅告
俊臣既以族人家為功欲引人承反乃奏請降敕一問
即承同首例得減死以脅仁傑等令承反傑款曰大周
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
寬之其判官王德壽謂傑曰尚書事已爾且得減死壽
今業已受驅策意欲求少階級憑尚書牽楊執柔可乎
傑曰若之何壽曰尚書昔在春官執柔任其司員外引

之可也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行此事耶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焉仁傑既承反所司待日行刑不復嚴防得憑首者求筆硯折被頭帛書之叙寃苦置於綿衣中遣謂德壽曰時方熱請赴家人去其緜德壽不復疑也家人得衣中書傑子光遠持之稱變得名見則天覽之惘然召問俊臣曰卿言仁傑等承反今其子弟訟寃何也俊臣曰此等何能自伏其罪臣寢處之甚安亦不去其巾帶則天令通事舍人周綝往視之俊臣

遂命獄人令假傑等巾帶行立於西命綝視之惺俊臣莫敢西顧但視東唯諾而已俊臣令綝少留附進狀乃令判官妄為傑等作謝死表代署而進之鳳閣侍郎樂思誨男年八九歲其家已族且隷於司農上變得召見言俊臣等刻毒願陛下假條反狀以付之無大小皆如狀矣則天意少解乃召見傑等曰卿承反何也傑等曰向不承已死於枷棒矣則天曰何為作謝死表傑等曰無因以表示之乃知其代署因釋此五家俊臣復奏大

將軍張乾最大將軍給使范雲仙於洛陽牧院勅按問不堪苦自訟於國有功言辭頗厲俊臣命衛士亂刀斫殺之雲仙亦歷事先朝稱使司寃苦俊臣言命截去其舌士庶破膽無敢言者俊臣累坐贓出同州參軍逼奪同列參軍妻仍辱其母莫敢言者尋授河南尉累遷太僕卿則天賜其奴婢十人當受於司農時西番酋長大將軍斛瑟羅家有細婢善歌舞俊臣且止司農賜令其黨羅告斛瑟羅反將圖其婢諸酋長詣闕割耳剺面訟

究者數十人乃得不族時綦連輝與劉思禮等有議長安尉吉頊知之以語俊臣俊臣發之連坐族者數十俊臣恃擅其功復羅遘頊頊得名見庭訴僅而免俊臣先逼娶太原王慶詵女俊臣素與河東衛遂忠有舊忠名行雖不著然好學有詞辯酒酣詣俊臣俊臣方與妻族宴集應門者妄云已出矣遂忠知妄入其家慢罵辱之俊臣耻其親族命毆擊反接既而免之自此搆隙俊臣將羅告武氏諸偽王及太平公主張易之等遂忠發之

則天屢保持而諸武及公主皆懼共毀之乃棄市國人無少長皆怨恨競剮其肉斯須而盡則天覺悟降敕曰來俊臣閭巷小人輕險有素以其頗申糺謫當謂微効款誠諸王等磐石宗枝必期毀敗南北衙文武將相咸擬傾危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既族之無問士庶男女相慶於道路咸曰自此後卧乃背得著牀不爾朝不謀夕矣出御史臺記

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八

酷暴二

吉頊

周明堂尉吉頊夜與監察御史王助同宿王助以親故爲說綦連耀男大覺小覺云應兩角麒麟也耀字光翟言光宅天下也頊明日録狀付來俊臣敕差河内王懿宗推誅王助等四十一人皆破家後俊臣犯事司刑斷死進狀三日不出朝野怪之上入苑吉頊攏馬上問在外有何異事頊奏曰臣幸預控鶴爲陛下耳目在外唯怪來俊臣狀不出上曰俊臣于國有功朕思之耳頊奏曰于安遠告虺貞反其事並驗今貞爲成州司馬俊臣

聚結不逞誣遘賢良贓賄如山寃魂滿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上令狀出誅俊臣于西市敕追于安遠還除尚食奉御項有力焉除項中丞賜緋項理綦連耀事以爲己功授天官侍郎平章事與河内王競出爲溫州司馬卒出朝野僉載

成王千里

唐成王千里使嶺南取大虵長八九尺以繩縛口横于門限之下州縣參謁者呼令入門但知直視無復瞻仰

蹋蛇而驚惶懼僵仆被蛇繞數匝良久解之以爲戲笑又取龜及鼈令人脫衣縱龜等嚙其體終不肯放死而後已其人痠痛號呼不可復言王與姬妾共看以爲玩樂然後以竹刺龜鼈口遂嚙竹而放人艾灸鼈背灸痛乃放口人被驚者皆失䰟至死不平復矣闕

張亶

唐朔方總管張亶好殺時有突厥投化亶乃作檄文罵黙啜言詞甚不遜書其腹背鑿其肌膚涅之以墨灸之

以火不勝楚痛日夜作𤍠鳥鳴然後送與默啜字者宜訖臠而殺之匈奴怨望不敢降出朝野僉載

王旭

唐殿中侍御史王旭括宅中及别宅女婦風聲目色有不承者以繩勒其陰令壯士彈竹擊之酸痛不可忍倒懸一女婦以石縋其髮遣證與長安尉房恒奸經三日不承女婦曰侍御如此苦毒兒死必訴于冥司若配入宮必申于主上終不相放旭懸懼乃捨之出朝野僉載

京師三豹

唐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殿中王旭京師號爲三豹嵩爲赤黧豹交爲白額豹旭爲黑豹皆狠虐不軌鴆毒無儀體性狂疎精神慘刻每訊囚必鋪棘臥削竹籤指方梁壓髁碎尻措膝遣作仙人獻果玉女登梯犢子懸車驢兒拔橛鳳皇晒翅獼猴鑽火上麥索下闒單人不聊生囚皆乞死肆情鍛鍊證是爲非任意指麾傳空爲實周公孔子請伏殺人伯夷叔齊求其刼罪訊劾乾塹水

必有期推鞫濕泥塵非不久來俊臣乞爲弟子索元禮求作門生被追者皆相謂曰牽羊付虎未有出期縛鼠與猫終無脫日妻子永別朋友長辭京人相要作呪曰若違心負教橫遭三豹其毒害也如此出朝野僉載

張孝嵩

京兆人高麗家貧于御史臺賃驢官遞送文牒其時令史作僞帖付高麗追人擬嚇錢事敗令史逃亡追討不獲御史張孝嵩捉高麗拷膝骨落地兩脚俱攣抑遣代

令史承僞准法斷死訖大理卿狀上故事准名例律篤
疾不合加刑孝嵩勃然作色曰脚攣何廢造僞命乃舁
上市斬之出朝野僉載

王宏義

王宏義衡水人也告變授游擊將軍天授中拜御史與
俊臣羅告衣冠俊臣敗義亦流於嶺南妄稱敕追時胡
元禮以御史使嶺南次于襄鄧會而按之宏義詞窮乃
謂曰與公氣類元禮曰足下昔任御史禮任洛陽尉禮

今任御史公乃流囚復何氣類乃榜殺之宏義每暑月
繫囚必于小房中積蒿而施氊褥遭之者斯須氣將絕
矣苟自誣或他引則易于别房俊臣常行移牒州縣慴
懼自矜曰我之文牒有如狠毒冶葛也宏義嘗于鄉里
求旁舍瓜瓜主吝之義乃狀言瓜園中有白兎縣吏㑹
人捕逐斯須苗盡矣内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
見白兎御史出御史臺記

謝祐

周黔府都督謝祐兇險忍毒則天朝徙曹王于黔中祐嚇云則天賜自盡祐親奉進止更無別敕王怖而縊死後祐于平閣上臥婢妾十餘人同宿夜不覺刺客截祐首去後曹王破家簿錄事得祐首漆之題謝祐字以為穢器方知王子令刺客殺之出朝野僉載

河内王懿宗

周默啜賊之陷恒定州和親使楊齊莊敕授三品入匈奴遂沒賊將至趙州褱公段瓚同沒喚莊共出走莊懼

不敢發瓚遂先歸則天賞之復舊任齊莊尋至敕付河內王懿宗鞫問莊曰昔有人相莊位至三品有刀箭厄莊走出被赶斫射不死走得脫來顧王哀之懿宗性酷毒奏莊初懷猶豫請殺之敕依引至天津橋南于衛士鋪鼓格上縛磔手足令段瓚先射三發皆中又段瑾射之中又令諸司百官射箭如蝟毛仍氣𤻹𤻹然微動即以刀當心直下破至陰剖取心擲地仍趌趌跳數十回懿宗之忍毒也如此出朝野僉載

酷吏

來俊臣侯思止王宏義郭霸等數十人爲推官俊臣父操與鄉人蔡本善本與操摴蒱贏本錢數十萬本無以酧遂將其妻馮折及至操家已有娠而産俊臣于禾州犯盜遂因密告則天以為忠累拜侍御史按制獄無不會意拜左臺中丞道路以目與侯思止等以告事為羅織則天于麗景門側别置推院令俊臣等按之但入新開門百不全一宏義戲為例竟門俊臣與其黨朱南山

等造羅織經一卷每鞫囚無輕重先以醋灌鼻禁地牢中以火圍繞絕其糧多抽衣絮以啗之將有赦必先盡殺其囚又作大枷凡十一曰定百脈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膽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豬愁九曰求得死十曰求破家遭其枷者悶轉於地莫不自誣則天尤賞之朝士每入朝多與妻子訣別及禁狄仁傑仁傑置書于綿衣中請獄吏付家人家人得之訟于則天則天令驗之果冤問仁傑何以自誣對曰若不承反即已死于枷棒矣俊臣後坐贓御史劾之除

殿中丞又拜中丞復坐贓出爲同州參軍奪同列參軍
妻旋爲合宫尉又拜洛陽令復圖西番酋長阿史那斛
瑟羅婢稱其謀反其黨務面詣闕訟之得免將告諸武
太平公主乃反爲其所發棄市人競臠其肉中宗詔酷
吏並配流遠惡處子孫不得仕進周興累爲司刑少卿
上䟽請除李家屬籍後徙嶺表爲仇人所殺傅遊藝除
左補闕上書言武氏合革命拜給事中又爲鸞臺平章
事天授元年改姓武氏夢登湛露殿陳于所親及事發

伏誅遊藝一年內青緑緋紫皆徧轉號爲四時仕宦請則天置六道使死後竟從其言於是萬國俊丘神勣皆酷虐思止告舒王元名反授遊擊將軍初元禮教思止上必問侯大不識字但云獬豸豈識字只能觸邪果問而對則天大悅授左臺侍御史又教上若問要宅得賜沒官者但云臣惡其名不願居止上又悅嘗按魏元忠曰急承白司馬不然吃孟青孟青者姓孟名青即殺瑯琊王冲者也白司馬坂名思止庸奴常以此語嚇元忠

元忠不撓思止以其拒制命倒曳之元忠曰我如乘惡驢而墜爲鐙所掛思止又怒欲奏斬之元忠曰汝爲御史須識禮數若要元忠頭便將去何必以鋸截將思止驚悚與之坐思止言音不正霍獻可笑之思止怒奏之則天知亦大笑時俊臣逼娶太原王慶詵女思止亦奏娶趙郡李自挹女昭德撫掌謂諸宰相曰往年來俊臣賊刼王慶詵女已大辱國今此奴又請索李自挹女無乃又辱乎竟爲昭德榜殺萬國俊按嶺南流人三百餘

人擁于水次一時殺之來子珣除右臺監察時朝士有不著靴帶而朝者必彈之曰臣聞東帶立于朝舉朝大噱後賜武氏家臣多按制獄常衣錦半臂郭霸應革命舉爲監察又爲侍御史見則天曰往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上大悅人呼爲郭四其御史大夫魏元忠患病霸請嘗其糞元忠不許竟嘗之曰其味苦病即愈元忠以其佞大惡之嘗推芳州刺史索思徵徵不勝其捶拷而死後屢見思徵遂設齋轉經

餓見思微止于庭曰汝陷我今來取汝霸恐懼遂自刳腹而卒時洛橋初成人便之則天問人曰外有何好事舍人張元一素滑稽曰喜洛橋成幸郭霸死出神異經

楊務廉

唐楊務廉孝和時造長寧安樂宅倉庫成特授將作大匠坐贓數千萬免官又上章奏開陝州三門鑿山燒石巖側施棧道牽船河流湍急所顧夫並未與價直茍牽繩一斷棧梁一絕則撲殺數十人取顧夫錢糴米充數

即註夫逃走下本貫禁父母妻子且牽船夫皆令繫二釽于胷皆落棧著石百無一存道路悲號聲動山谷皆稱楊務廉爲人妖天生此妖以破殘百姓出朝野僉載

李全交

唐監察御史李全交等以羅織酷虐爲業臺中號爲人頭羅刹殿中王旭號爲鬼面夜义訊囚引枷柄向前名爲驢駒拔橛縛枷頭著樹名曰犢子懸車兩手捧枷累磚于上號爲仙人獻果立高木之上枷柄向後拘之名

玉女登梯拷郴州典廖福司門令史張性並求神狐魅皆遣喚鶴作鳳證蛇成龍也出朝野僉載

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八